



幽 子

拉威尔池塘

拉威尔池塘

离子

《拉威尔池塘》

作者 幽 子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新星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9.75 印张 144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 - 5371 - 2094 - 3/I·716

定价:11.80 元

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《拉威尔池塘》

序

·彭燕郊

当幽子在北国空荡荡的冬日冷清的偏僻马路上踽踽独行时，当她在多雨的春天的南方古城撑着伞穿过小街的石板路时，她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读她的散文形式写的诗时，她的身边会有一个跟随她走着，和她一起领受那种“人和自然的巨大和谐和一种并不使人流泪的悲哀”（《夕阳写生》），获得审美的最高境界给予的精神升华而感到莫名的喜悦。因为阅读中你发现了美，发现了一个世界，灵秀之气充满的世界。幽子的世界不知怎么的成了你的世界，不知怎么的你成了幽子的世界的一部分，于是你又有一个发现：人和人的心原来应该是相通的。

从幽子的笔下流淌出来的那些雾、雨、霜日的凌晨，夕阳、暮色、残月，全是那么“迷

离且凄清”，那么灰濛濛。幽子的心绪总是那样“像一堆乱棉絮”，“苦涩一团”。幽子那“被南方的轻愁浸泡得太久”的性灵，那时不时出现的“一丝抹不去的幽怨”，心底时时泛起的凄独，冷寂，“一脉惆怅”，那颗为灵秀之气所充满的心，不是在北国“雅谧、柔丽的暮云里游弋着”，“沉醉在巨大的寂寞里”，就是在南方古城“一笼紫幽幽的调子里”的街巷，在那“朦朦胧胧、飘飘忽忽的紫调子里”晃着，低吟着“紫漫漫，心漫漫”。在北国的“茫然的踟蹰”，南方古城多雨的天气带来的那个“使人无奈的愁闷”，给她带来的是同样的茫然，“北方的夕阳冷静，南方的夕阳热烈，我不知道我更爱哪一个”。那么，这种灵秀之气，这种茫然，构成的幽子的文学个性、艺术境界，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读者的，我们读者为什么又能够（而且是如此顺当地）成为幽子世界的一部分？

当你变得像幽子那样，有着敏慧且精致的感受，有着说不完但又不必说得太多，只消说那么一点点就够叫人“心底流动着秋的喁语”，而思绪绵绵不断，而在“无边无际的单色”里烦恼着还“仍然是烦恼”，以及那无穷无尽的

看不见却捉摸得着的微微波动，你知道，此刻，在一阵暖热的血流流过你的心上之后，有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里被唤醒了而且迅速升华了，当然，那不是别的，那就是生命的本真。

很自然地，你进入对于生存状态的思考，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将会使你发现一个新的你，你将拥有或者已经拥有那种孩子的“天真和虔诚”，“保留一点天真的企盼”。而你更能理解，为什么幽子会有“幕怎么也没有拉开”的感觉。“悲剧早就搬在舞台上了，只是迟迟未开幕，或者说幕总是半开半闭。……我是演员又是拉幕人，因为用的是传统的拉幕方式，没有电动装置，幕扯开一点，力量不够，又闭上了；下次又拉，拉开一点，演员没有准备好，又闭上了。”（《心语散记，4》）幽子这一代人，正当人生最美好的多梦的花季，遇上了（幸呢？还是不幸？）那个“史无前例”的民族的大灾难，过早地咀嚼了那么多历史的苦果，过早地接触到那么多的扭曲了的人性，中了毒的疯狂演出的最荒唐的残酷，最愚昧的盲从。一个敏感的少年是不会不警觉地观察、思考这个被粗暴地颠倒过来的世界，和所有的善良人一起在时代的浓重阴影里艰难地

走向觉醒。完全不难明白，年轻的幽子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涩和茫然，成年的幽子为什么会那么决绝地指责“人是多么可笑，可悲，又多么残忍，冷酷。笼子，锁链，鞭子，地狱”，指责“虚伪，做假，苟且偷生”（《黄昏的调子》）。为什么会以那样饱满的激情歌颂“暴烈的死”，歌颂“就是要用这种野性、干脆的间断方式来倾泄内心的刚烈”（《飞蛾扑火的死》），这难道是世俗的所谓多愁善感、愤世厌俗？不，这是大澈大悟的开始，幽子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因此必然是纯净的、透明的，才溶化的冰河一样清澈的亮，火苗一样的明丽，带果香花气的淡云轻烟里的星星般的魅力，你不能不爱读它们。

然而幽子却往往好像无意于写作一篇只本似地，只是让真实的感受和思考自然地（有时好像过于自然而近似未成形的毛坯）从笔底下流出来。幽子就这样“不知不觉地”走进本世纪文学的最新潮流。波特莱尔曾预言 20 世纪将是散文诗的世纪，可以认为，他所指的不单是散文诗将取代自由诗，而是散文、小说、甚至戏剧都将具有散文诗的素质或用散文诗的形式来写。阿拉贡的《乡下佬在巴黎》可以说是

小说也可以说是散文诗，罗布—格里耶等“新小说派”作家的小说可以说就是一种新型的散文诗，贝克特的剧本《等待戈多》也是一首散文诗。幽子的小说《拉威尔池塘》等也像她的散文一样，都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诗，我们是有理由对幽子寄予更多的期望的。

1996年5—6月，长沙。

《紫罗兰色的暮》

序

·雁翼

读完幽子的散文，第一个感觉是作者的善感和多思，这是每个作家必须具备的，也是弄笔杆子的人其所以管不住自己，明知“苦海无边”却偏偏挥毫“上阵”的主因。正如鸟生了翅膀是必须飞翔的，但不是苦中寻乐，而是乐中寻苦，生命的必然行为。第二个感觉是作者如一只蜜蜂，而且是饥渴的勤奋的蜜蜂，见了花就采，不管花的汁液是苦是甜是酸是辣，因此酿蜜味道就多样——。通俗的说，作者不仅观察体味的范围宽——凡她眼睛所及的都要留下影子——使用酿蜜的手段也多，诗的杂文的叙事的记情的国画的油画的都溶进她的散文中来——，但又诗情见长，这一点很令我敬佩。也许，正是这种原因，她的散文不同于目前有些青年人的散文——自我表现的学生腔和文字

多内容少。幽子的散文一般都写得短，情与理比较实在。第三个感觉作文如同农人耕地种庄稼，你付出多少劳动就得多少果实，是谁也骗不了谁的。就是说，凡作者留心多的体会深的，结出的果就丰美。如“我的女儿”和其他一些篇章，写得细而真。

幽子把她的散文寄来，要求我写个序，就记下这三条读后感，作为对幽子的祝贺吧，祝愿她写出更有细度真度深度的作品来。

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深圳

灰色的美感

——读幽子的《紫罗蓝色的暮》

·伍砾矛

我喜欢散文，喜欢它的自由和容量。和其他书一样，《紫罗蓝色的暮》拿回来后，我照例做了番“冷处理”。后来，别人借去看了，送来时说了三个字：“写得好”。于是，我读起来，一读便不能不一次性读完。在读散文集子中，对于我来说这是破纪录的。

尽管它并不完善，但我确实喜欢。

整个集子都明显可见，作者是随手写来，跟着感觉走的，象溪水在自然地流淌，没有斧凿的痕迹。且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火花，可见作者功底。

开始的三辑，主要是写北方的景物，作者用她耳濡目染、真情实感在描绘着一个一个的画面，那些景物全被赋予了性格和思想，并且往往又与人生和人性联系在一起。

树枝上的绿叶不知什么时候被风给剥光了，裸露着褐黑色的身躯在寒风中颤抖，枝尖凄惨地伸进灰暗的苍穹里，秋天已不知不觉过去，冬天到了。它悄悄地蹑着脚潜入了我的世界，我还来不及回头看时，它已经立在我的身后了。

好一幅素描！作者竟把她对北方的恋情，深藏在这灰暗之中。使人想到泰戈尔从离开北平回国时，有人问他丢失了什么没有，老人摇摇头：“不，除了一颗心之外。”

我曾有幸在北方生活了半年，深知北方的冬日那灰濛濛的冷寂。也深知当南国早已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时，北国却仍是“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。”我曾想：这压抑的氛围何以造就出北方人的豪爽。当姗姗来迟的春天一夜之间在树上的鲜花开放个浪漫时，我才顿悟：这北方的冬天与春天仅为一夜之差！而且它首先送来的是鲜花而非绿叶，难怪不象南方那样凝重，而是豪爽。但我直到读了幽子的散文后，才知道北方的秋天与冬日之差也是如此迅急。世界上许多事物不也如此？往往只因一墙之隔，屋里和屋外便是两个世界。一般人对于灰色并不喜欢，而幽子独钟。在这本集子

里，暮是灰色的，雾是灰色的，人性是灰色的，人的情感也是灰色的。

我总觉得人的本性是灰色的，灰即人性。灰色是可爱的，它是诸色的组合，你说不清它是由哪几种色调组合成的。它是复杂的，就象人。

好一段“谬论”！你本很难苟同，却又无法反驳。于是，只好默认，只好跟着她的感觉走，只好与她的情感产生共鸣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文学作品的美感吧。

然而，幽子似乎更擅长写人。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写人的惰性和劣性，展览人的内心世界。然而，她写得太刻薄，让人害怕。

当她描绘对他人的行为厌恶时，就象“蛇一样濡湿的感受又爬上了她的脖子！”这语言的机警不能不让你拍案叫绝。

人们说舒婷的作品是“美丽的忧伤”，她那感叹神女峰“与其站在这里展览千年/不如伏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”，让人久久感到心灵的颤栗！而幽子的散文可以说是“美丽的冷峻”，只是冷峻得近乎残酷。

“我亲手毙了一个美人”。一个当过执行队员的23岁的病人在闲聊时说，“其他的人都不

开枪，我开枪了……我朝她的脸开了一枪”。满不在乎的声音，满不在乎的年龄！有个抽“黄金叶”烟的手抖了一下！

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画面，使我读到这里时不敢再往下看，只能掩面而思。但那结果如何呢？我又不能不再看。然而，没有了——再没有下面的结局。散文毕竟不是小说，它讲究让你自己去想。

然而，不忍再看又不得不看恰恰又说明了它的魅力。幽子就是这样，跟着她的感觉，把生活中的真实，景物里的活动，人内心的冷峻自然巧妙地融为一体。于是，她的散文便有了深度，有了力度，有了美感，给人以联想和启迪。

但这是灰色的美感。是幽子的特色。

一九九三年四月

呓语 (代小引)

·幽子

我是激情的女儿。我渴望激情，而激情却弃我而去。

恋爱与被人恋爱，是美妙而勿须多言的事情；孤独与追求孤独，也是充满诱惑与神奇的感觉的事情。在理解泛滥的时候，我逃避理解，渴望孤独。

寂寞与孤独使我产生无尽的遐想和幻象。我的生命就是一堆五彩的幻象。

中国人一直在心灵中生活，一个留长辫子的男哲人这么说过。我想，我一直活在幻象的摇篮里。

你认识我吗？我认识你吗？

为什么要认识别人？别人为什么要认识你？

心灵的樊篱是难以逾越的。

我们从巨窟里往外运沙土，爬着长长的梯子，跌倒了再爬起……上帝会不会架一个天梯让我们爬上去？谁拿着上帝房间的钥匙？

我们在人肉市场待价出售，刚刚签了一份出卖灵肉的合同。把自己捆绑起来也是一件惬意的事。

美人把她的脸蛋和屁股钉在杂志上，还在卖散发着她的狐臭的香水。校长把还留着她屁味的椅子珍藏起来，寄到拍卖场，小木槌一响，黄金万两。

相恋就是争吵、分手，但彼此心里装着对方？或者是温存的一瞥，长长的等待？

我一直在寻找我的永久的恋人，没有人能够帮助我，没有人能替代他。我怀疑他的存在，我又相信他与我同在。

我的身体陷在巨窟里，我的心却在远方流浪。我依赖生命里的那小块蓝色苟延残喘。

.....

目 录

1	《拉威尔池塘》序 彭燕郊
6	《紫罗兰色的暮》序 雁 翼
8	灰色的美感 伍砺矛
12	呓语(代小引) 幽 子